

浙江摄影出版社

# 城风流

廖伟棠 著

香港很开放  
是苏丝黄的世界  
是欲望的都市  
也是拥挤的后街  
令无数人向往

于是，  
摄影和诗，殊途同归。

当然，  
这是无边的现实主义。

一幅优秀的摄影作品  
总能带来一个顿悟：  
现实往往比想象更为超现实，  
折射到诗歌中照样灵验。

诗歌与摄影都珍惜每一次  
和世界偶遇的瞬间，



廖伟棠 著

M O R G E O U S  
我城风流  
G O R G E O U S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青松 林味熹  
装帧设计：任惠安  
责任校对：高余朵  
责任印制：朱圣学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我城风流 / 廖伟棠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514-1524-8

I. ①我… II. ①廖…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②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I227②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3985号

## 我城风流

廖伟棠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70300-63924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5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1524-8

定价：39.80元



诗歌与摄影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珍惜每一次和世界偶遇的瞬间，它们不相信偶然，所有的偶然里面都包含着必然。一幅优秀的摄影作品（如寇德卡的作品）总能带来一个顿悟：现实往往比想象更为超现实……于是，摄影和诗，殊途同归。

# 目 录

序 006

对话廖伟棠——廖伟棠：城市的游荡者 008

## 我城风流

MY CITY GORGEOUS

渐入秘境——香港岛的日与夜 029

电车上那个虚构的香港 039

香港盛衰记异 047

上海街与天乐里 055

迷失在铜锣湾 061

## 局外人

OUTSIDE MAN

鸳鸯蝴蝶派 069

“九龙皇帝”与地书 073

地摊命运 079

解放西洋菜南街 087

树的枷锁 091

香港之老，香港之死 097

## 异托邦

### HETEROTOPIA

- 飞地与过客 105  
海滨的诗 109  
在下雨之前跳舞 113  
寻春田花花不遇 119  
风雨逍遥人 123

## 微物之神

###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 砌石、狩猎、犁田与写作 129  
鸟人越山 135  
坪洲哪吒 139  
春雨与良朋 143  
长日与良夜 149  
东涌湾畔的社戏 153  
香港月圆缺 157  
东涌日和 163  
三个奥登 169  
阴雨山之诗 173



## 序

我每一个初到香港的外地朋友，无论来自古老欧洲还是新兴强国，从机场快线走出，第一眼看到中环、金钟的天际线，都会被森然撕裂了本来就狭窄的天空的那些利刃般的高楼震惊，随后他就会发现，在高楼的立面之上或缝隙之中，遍布了影像、符号、文字，有人会认出，这就是《黑客帝国》《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等赛博朋克、反乌托邦科幻电影当中最常见的场景。

一如 80 年代九龙城寨的繁复混杂震惊了日本的艺术家的香港照样以其影像过剩的繁衍完美地隐喻着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社会的卵巢、一个消费话语聒噪的地狱。我相信像寇德卡、萨尔加多这样的摄影大师来到香港反而会无所适从，从相机的取景器望去，起码有一百个视觉元素在眼前喧哗着，当中又有过半属于商业广告的种种幻象、伪装，在这里寻找孤独、空旷与贫瘠的空间感是多么难，然而，孤独与贫瘠在每个香港人心中沸腾着。

一个旅游摄影师或者明信片摄影师，会很高兴这里处处都是地标，到处都是香港的“签名”，很轻易就能拍摄出一幅美丽但是千篇一律的香港标准照。而香港的大多数沙龙摄影师也乐于冒充



一位香港的过客，不厌其烦地走上山顶拍摄单一角度的维港夜景。这个城市热切地提供可以看见、可以利用的种种意象，一如它在旅游业上的自我定位：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大商场。这些香港意象，可以称之为服务型意象——高度殷勤的一位苏丝黄。但真正的香港，是看不见的。

我更多的足迹留在香港的边缘地带：在新界，2010年因为兴建高铁而被消灭的菜园村；在九龙街头，1997年仍然书写地状家谱的“九龙皇帝”曾灶财；唐楼里的舞蹈、工厦里的诗人；天水围或者青衣迷宫般的公屋里的新移民；熄灯之后的上环或者藏于陋巷的庙街，某些欲望流动的残渣……这些关于香港畸零、废墟的一面，我视为香港的性感。性感，必须是隐藏极深，只有拍摄者与被摄者彼此知道的。

后来，我几乎只用黑白、用残缺的构图去拍摄这一切流光溢彩，而且越来越吝啬于按下自己的快门，让早已拍下的底片在脑海中、文字里慢慢显影。

## 对话廖伟棠

### 廖伟棠：城市的游荡者

沈祎：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拍照的？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台相机么？

廖伟棠：大概是1993年。第一台自己买的相机是海鸥DF-1，现在坏了，仍留作纪念。

沈祎：1993年已经开始写诗了吧？你的诗歌和摄影几乎是同步开始的？

廖伟棠：写诗更早，1989年开始的。

沈祎：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自己赚的钱大多用来买相机了，对器材比较发烧么？能不能列举几款自己用到现在比较喜欢的相机？

廖伟棠：对器材是有限度地发烧。我用过的最喜欢的器材是CONTAX G2，现在偶尔还用。另一种我也很喜欢，是富士TX-1宽幅，我用它拍了很多照片，直到2007年在广州被偷了，后来我买回了同样规格的哈苏X-Pan。LEICA M6和MAMIYA 7都用过两年，也是好机器，后来让给朋友了，但后来又买回另一台LEICA M6。数码相机我常用CANON 5D Mark II和LEICA ME，但还经常带着M6和X-Pan拍胶片，偶尔还用120和4×5机器。不同的器材的确能启发微妙的不同的想象力。

沈祎：这么说还是用过不少机器，但是每次出门不可能带上很多机器，你一般会带几台，如何选择的？

廖伟棠：一般都是一台数码相机配一台胶片机，比如说这

次去意大利带了 5D Mark II 和 HOLGA，上次去越南带了 40D 和一台针孔相机加 612 后背。

**沈祎：说到“不同的器材启发不同的想象力”，能不能具体举例？比如 LEICA M6 和 LOMO 拍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廖伟棠：这建立在你对机械时代的理解上，机械带来它自己的美学，和你固有的美学相碰撞。比如，拿着 LEICA 我会很注意摄影环境的氛围和质感，这是 LEICA 擅长的；拿着 LOMO 我会留意一些特殊角度、悬殊的光影，这是它擅长的。

**沈祎：最初开始拍照时一般拍什么？摄影上启蒙你的摄影大师有哪些？你比较偏爱怎样的摄影作品？**

廖伟棠：最初拍的照片，我只保留了一张，拍的是两个卖米老妇人和她们身后的小汽车之间形成的空白倒三角形，从这时开始我一直关心摄影中空白与虚无的部分。启蒙和影响我最大的摄影家是罗伯特·弗兰克和约瑟夫·寇德卡。我一直偏爱在纪实中保持疏离、并通向博大无形的摄影作品。



沈祎：相对而言，我觉得约瑟夫·寇德卡可能更有诗人气质一些，这大概和他长期自我放逐式的离群索居有关，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一棵树，一个人，一片光，拍摄对象完全被他以一种冥想式的影像孤立起来了。其实这很矛盾，内心敏感细腻的人拍出的东西容易情绪化、个人化，很难达到博大的境界。

廖伟棠：对于大师并不矛盾，你看寇德卡后期作品《CHAOS》，非常博大。这个转换也来自在世界上的放逐和历练，而不是逃避。现在中国的诗人或有诗人气质的摄影师，选择的大多是逃避。

沈祎：你逃避过么？或者你逃避过，摄影把你拽回来了？

廖伟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逃避过。拽我回来的是现实本身。

沈祎：从什么时候对摄影开始有了一个自觉的意识？你拍摄上的“刺点”是什么，什么是你想要捕捉的对象？

廖伟棠：从2001年到北京生活，我开始自觉思考和实验摄影。我的“刺点”主要来自人在刹那流露的诗意，也许是丑陋和残酷的诗意，以及现实景物中骤然出现的不实在感。这些也就是我想捕捉的对象。

沈祎：什么叫“丑陋和残酷的诗意”？是指精神层面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么？

廖伟棠：现实的丑陋和残酷都有其深刻内涵，去思索它的过程是有诗意的，这是波德莱尔和布莱希特式的诗意，甚至是杜甫的诗意。

沈祎：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你说的这几个人好像在人生的不同时期都经历过长期的漂泊和流亡……

廖伟棠：不是巧合的，一个“不合时宜”者，只能选择

精神和现实上的流亡。

沈祯：我之前采访过一些摄影师，有些喜欢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重复地行走与拍摄，有些喜欢“走出去”，去陌生的环境里寻找刺激。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

廖伟棠：我还是属于后一种，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找自身中那个陌生的我。

沈祯：你的意思是，你的摄影是在挖掘你自己都未意识到的另一个自我？

廖伟棠：是的，这很有意思。

沈祯：到了新的环境以后，你是那种很容易就能“融入”的人么，还是本雅明说的那种城市的“闲逛者”(flaneur)呢？

廖伟棠：这两者并不矛盾，我是兼而有之的。

沈祯：确实，“闲逛者”的拍摄可能没什么目的性，所以像是在“游荡”，但是和走马观花又是两个意思。

廖伟棠：他的目的性是在过程中流露的，他的优势在于他没有功利目的，且行且停。

沈祯：在旅行中，一个城市怎样的特质会吸引你，你一般会比较关注城市中的哪些对象？

廖伟棠：我喜欢城市散漫、草莽之气，我也比较关注那些城市中的游离分子、波希米亚人，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

沈祯：可是在大都市其实很难发现这样的“散漫”对象，都市里的人总是强调规范、统筹、计划、逻辑……

廖伟棠：呵呵，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恰恰相反，大都市里这样的人极多，但他们潜藏得比较深，要你细心寻觅。

沈祎：有一组照片叫作“新现实主义之湖南”，首先能否解释一下你对于新现实主义的理解？其次，你说到“岳阳、长沙、凤凰，我最爱在这种城市拍照，因为中国最真实的一面往往在此”。能否具体说说为什么？

廖伟棠：我认为的新现实主义是一种深层的现实，它往往以超现实的面貌出现，就中国而言，它是极麻木又极痛的，在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往往有幻象，自欺地把它掩蔽，但在二、三线城市它无拘无束地疯长。

沈祎：你说的这些城市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是不是这种历史的沉淀与现代城市化的改造凸显了你说的“超现实”？为什么北京、上海有幻象可以掩蔽？幻象是什么？

廖伟棠：你说得对，这种超现实来自历史与未来的错位，导致中间的现实处于悬搁的状态。

沈祎：我之前采访过《联系》杂志社的普雷基，他在前几年把罗伯特·弗兰克带到过平遥，他说弗兰克回去后一直惊呼中国很神奇，我在想，弗兰克影像中那种冷眼旁观式的戏谑、讥讽，略带伤感的幽默倒是很适合来拍摄现在的中国。

廖伟棠：在中国发现神奇很容易，发现神奇又发现痛，那可能只有中国摄影师能够，这是自己身上的痛。

沈祎：我很喜欢你拍摄的两组巴黎照片——“巴黎无题剧照”，虽然是“无题”，但是“剧照”二字已经有了深意，说说为什么用“剧照”二字命名呢？既是“剧”，谁是导演，谁是演员？

廖伟棠：我很关注日常生活中丰富的戏剧性，有时甚至让相机刻意地去碰触这种戏剧性，那些胶片冲洗出来后连我自己也感到陌生，但越陌生越是揭示着我拍摄时内心深处的一些忧郁或恐惧。所以，这些剧照其实也是我

心灵的剧照，“无题”就是可以自由命题。也许导演和演员，都是我自己。

沈祎：巴黎的这两组照片把巴黎拍得不像常人心目中的巴黎了，让我想到波德莱尔。这组照片里，感觉拍摄者像个“幽灵”似的，照片里的对象也像个“幽灵”，充满了短暂性、不确定性，这是我的观看体验。能不能说说你的创作感受？

廖伟棠：你说得非常对，这批照片在台北出版的时候，就被我分为“无题剧照”和“幽灵影院”两个部分。波德莱尔《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对我的诗歌写作和摄影都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被本雅明点出的一个“漫游者”和世界“路遇”的概念，这种企图超越不确定性，但又迷恋不确定性的魅力，也许就是造成幽灵感觉的原因。冬天的巴黎，我和被拍摄者都行色匆匆，把自己视作幽灵浪抛在世界上，是一种微醺的快乐。



沈祎：还有一组巴黎的照片是宽幅组照，用的什么机器？怎么会想到采用宽幅？

廖伟棠：就是用上文提及的富士 TX-1。宽幅一来很有电影感，二来和我喜欢的主体偏离式构图很配合，营造出很疏离的空间感。

沈祎：感觉你的很多照片是黑白的，为什么对黑白影像情有独钟？

廖伟棠：黑白粒子饱含着忧郁，水淋淋的忧郁，仿佛不属于此时此地。

沈祎：是否因为去掉了颜色之后，让影像变得更单纯，更接近世界的本质？

廖伟棠：倒未必单纯，也许更暧昧了。

沈祎：即使是一些彩色照片，似乎色彩饱和度也比较低，并非那么浓烈。这是你个人的影像风格么？

廖伟棠：有的照片我是故意调低了饱和度，更吻合流浪者那种无所谓的悠然之意。

沈祎：看起来只有《爱丁堡》那组感觉明媚、轻快些。说说那组的拍摄吧。

廖伟棠：那是 2005 年应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和《青年视觉》之邀，前去拍摄爱丁堡艺术节。我非常喜欢 9 月的爱丁堡，因为整个城市整个月，都是全民参与的艺术节，街头全是快乐的表演者，因此我的影像也相应是快乐的。



